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
第四十九回 小義士偷跑尋按院 勇金剛遭打找鬥人

詩曰：人欲天從竟不疑，莫言圓蓋便無私。
秦中久已烏頭白，卻是君王未備知。

且說艾虎歲數雖小，心情高傲，自己總要出乎其類的立功。聽見蔣四爺說沈中元是甘媽媽的內姪，又是二徒弟，自己一算：「他盜了大人準上娃娃谷，我何不到娃娃谷看看。有定下姻親一節，白晝可不好去，只可等到晚間躡房躍脊的進去。沈中元與大人若要在這裡，自己是全都認的，就下去拿沈中元，救大人，那就說不的什麼姻親不姻親了。」主意拿好，可巧路走錯了，是岳州府的大道。見著前面樹林內有些人，自己也進去看看。分眾人到裡邊一看，是打把式的，地下放著全是假兵器，竹板刀、山檀木棍算長傢伙。二三個人全在二三十歲，都是身量高大，儀仗魁梧，有練拳的，有砍刀的，連一個會的沒有。小爺暗忖道：「全是跟師媽學的。」有意要進去，又想找大人要緊，轉頭便走。

前面有酒鋪兒，自己想著喝點去。外有花犬兒，進去到裡面，坐北向南。入屋內，靠西面是長條兒的桌子，東邊有一個櫃，櫃上有酒罈子。過賣過來問：「要酒哇？」艾爺說：「要酒。」過賣說：「可是村白酒？此酒就是如今的燒酒，論壺算的。」艾爺說：「要壺。」那人說：「一個人喝呀？」艾虎說：「對，一個人。你賣酒，還怕喝的多嗎？」那人說：「不怕，越多越好，財神爺嗎！」說畢，取來四個碟子，菜有熟雞子、豆腐乾、兩碟鹹菜。艾虎問：「還有什麼菜？」那人說：「沒有。」又問：「有肉腥無有？」回答：「無有。」小爺說：「沒肉不喝了。」又聽後面刀勺亂響，自己站起，到後門往外一看，大怒。又坐下，把過賣叫來說：「我吃完了，給錢不給？」那人說：「焉有不給錢的道理？」小爺說：「給錢不賣給我，什麼緣故？」過賣說：「沒有什麼可賣的。」艾爺說：「你再說，我要打你了。後面刀勺亂響，我都看見了，你還說鬼話。」那人說：「你說後頭那個呀？那可不敢賣，那是我們掌櫃的請客。」艾爺問：「你們掌櫃姓什麼？」回答：「姓馬叫馬龍，有個外號叫雙刀將。」艾虎問：「作買賣又有外號，別是不法罷？」過賣說：「不是。你只管打聽打聽去，在左近的地方沒有不知道的。愛了事，勿論誰家有點事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沒。上輩作官人，人管著他稱馬大官人。」

艾爺又問：「後面作菜請誰？」回答：「與人家道勞。」又問：「道什麼勞？」回答：「與人打架來著。」又問：「有人欺壓他來著？」回答：「沒有，誰敢哪！打鬧的不是外人。」又問：「是誰？」過賣說：「你太愛打聽事了。」艾爺說：「無非是閒談。」回答：「不如我細細的對你說了罷。南頭兒有個張家莊兒，有位張老員外，大財主，人稱為叫張百萬。他有個兒子叫張豹，外號人稱叫勇金剛。此人渾濁悶楞。他們是乾哥們。老員外臨死，把我們掌櫃的找了去了，說：『我要死了，馬賢姪，全仗你照應他。不然早晚遇上了事，就得給人家償命。』把張爺叫過來說：『我死後，這就是你的父母哥哥一般，他說什麼，可就得聽他說什麼，如同我說你一樣，我在地府也瞑目。總死如生。不聽他的話，就是不孝。』說畢，叫張爺又給叩了回頭，將拐棍給了我們掌櫃的。員外死後，張爺鬧了幾回事，我們掌櫃的出去就完了。惟有前日，他們村中兩口子打架，可巧遇上他，一打人家的爺們。那人說：『我管我們女人哪，二太爺別管。』他們本莊兒上全都稱呼他是二太爺。他說：『不許男打女，好朋友男對男打。』人家說：『這是我女人。』他說：『不懂的，就是不准男打女。』我們掌櫃的走在那裡看見，一聽是他無禮，一威喝，他也就完了。這日他變了性情了，他說：『你別管我，你姓馬，我姓張，你休來管我。』我們掌櫃的有了氣了，打了他一頓，由此絕交。昨天許多街坊出來了事，叫他與我們掌櫃的叩個頭就完了。他也省悟過來了，今日見面。我一句沒剩下全說了，省得你刨底兒。」艾爺笑了：「此人渾的太利害。」

正說之間，外面一亂，過賣說：「來了。」眾人說：「二太爺走罷，二太爺走罷。」

艾虎往外一看，眾人一閃，當中一人身高八尺，膀闊腰圓，頭上高挽髮髻。身穿短汗衫，青綢褲子，薄底靴子。肋下夾著青縐絹大擎，面如鍋底，黑中透暗，劍眉闊目，獅子鼻，火盆口，大耳垂輪，連鬚落腮鬚鬚不甚長，煙燻的灶王一樣，聲音洪亮。大眾一讓說：「走，走！」將入屋中，一眼就看見了艾虎，站住不走了，淨瞪著艾虎。本來艾爺也是個英雄的樣兒，摘下了頭巾，穿著短襖，繫著紗包，青褲子，靴子，脫了衣服，連刀全放在桌子上。小爺四方身軀，精神足滿。

列公，這可是過了年，到二月初旬了，書可是一段跟著一段的說，日子可不少了。

定君山是冬至月十五，連盜彭啟，假扮陰曹，畫陣圖，丟大人，就過了年。光陰荏苒，天氣透熱了，艾虎又是酒燒，故此更熱，才脫了衣服。兩下對瞧，眾人就怕要打起來，往裡讓說：「走罷，上樓罷。」張豹成心到小爺桌頭兒這裡一碰，酒壺倒了幾把。艾小爺立起身來，問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？」張豹答道：「二太爺沒瞧見。」艾虎問：「你是誰的二太爺？」張豹聽問，本看見艾虎心中就有點不服，成心找事，說：「你問我呀？巧哩！是你的二太爺！」艾虎說：「誰的？」

張豹說：「你問，就是你的二……」把那個「太爺」二字沒出來，就聽見「碰」的一聲，腦袋就見了鮮血了。原來是艾虎手腳是真快，俠義的性情是一個樣，別的還可，就是不讓罵。他說了一個「二太爺」，又問的時候，那酒壺就到了手裡頭啦。「大爺」沒說出來，「碰」一下打上了，紅光一現。二太爺就急了，罵道：「好小子！咱們外頭說來！」艾小爺說：「使得。」

隨後就躡出去了。雖有眾人，焉能拉的住。二人交手，張豹力大，皮粗肉厚，腦袋破了不知道疼痛；又一交手，本領差的多了。小爺暗笑，轉了幾個彎，一橫身子，使了個靠閃。張豹「哎喲」，「咕咚」，倒了半壁山牆相似，爬起來又打。艾虎得便，飛起一腿，分手剝了腳。張爺又「咕咚」倒於地上。起來又打。張爺用了個雙風灌耳。艾爺使了個白鶴亮翅，雙手一分，又一矮身，掃蕩腿掃上了。張爺又倒，這回不起來了。艾爺站著說：「你起來呀！」張爺說：「我不起來了。」又問：「怎麼不起來了？」張豹說：「費事。起來還得躺下，這不是費事麼？」艾爺說：「我不打躺著的。」張爺說：「可是你不打，我可起去了。」艾爺說：「對！你起來再打。」張豹說：「不打了，輪與你了。」艾爺說：「你什麼法子使去。」

張爺起來說：「你是好的，在此等等。」艾虎笑說：「我在此等你三年。」

張豹跑了，眾人才過來。艾爺說：「誰往前來，我可打誰。你們全是本鄉本土，穩住了我，拉躺下打我。」過來二位老者說：「壯士！有你這一想，人心隔肚皮。你瞧瞧，我們兩個人像打架的不像？我七十八，他八十六。」艾虎說：「怎麼樣？」老者說：「方才這位姓張，他是個渾人，拿著你這個樣，何苦合他一般見識？」艾爺說：「你看看，是我們兩個，是誰招了誰了？」老者說：「你若有事辦事罷，不用與他爭氣。」艾虎說：「我說我等他麼。」有一位老者說：「我們這塊這位二太爺，他要來了，你是準贏他。他必要帶了打手來。他的徒弟好幾口號人哪，那一個都是年力精壯。可就是有一樣，師傅不明弟子濁，連他還不行呢，何況徒弟？再要來了，你把他先扔一個跟頭，騎上他說：『誰要向前，要你師傅的命。』他們就不敢向前了。你別瞧他那麼大身量，就是打他、砍他，拿刀剝他，他全不怕。他就怕一樣，就怕牛你要一擰他，什麼大，他叫什麼。」艾虎一聽，「嗤」的一笑，說：「好鄉親！你老人家貴姓？」老者說：「我姓陰。」艾虎說：「教給人擰人，夠不陰的了。如此說來。你是陰二大爺。」

張豹回到樹林叫徒弟。原來艾虎看的那打把式的，就是張豹的徒弟。張豹喊叫：「徒弟們！跟著我去打架去！」眾徒弟答應，拿傢伙。張豹提了一根木棍，直奔馬家酒鋪而來。必是一場好打，且聽下回分解。